



册府元龟

卷之二百七十三
至七十五



13
849
91



門
849
卷
9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一十二

智識

智者心之符天下之達德也大則周物而不遺小則見事於未兆折獄辯惑存乎明識而振振公族源深憑厚天姿英異不亦多乎繇漢已來可得而舉或神

鋒炤翊智慮淵妙奇謀先見越出世類至於封章奏
議練達治體者左右應對膺合事機決政務而撥其
煩閣簿領不糾其繆權宜以救急精辯而垂裕逮夫
明哲保身卷舒繇道觸類而長其流寔潔非夫天下
之至精又孰能與於此也

漢陽城侯德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其泉宮武帝
謂之千里駒

言若駒馬可致千里也
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後漢北海靖王興為人有明畧為弘農太守明帝器
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

興子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中興初禁網尚濶而

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繇

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

音樂然性好讀書嘗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

賀

中大夫王國官也大夫比六百石掌奉王使京
都奉璧賀六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

召

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朝廷謂
天子也

大夫將何辭以對

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

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

東觀
記續

漢書並云是吾幼

時狂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

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

此

清河王慶中傳衛訢私爲臧盜千餘萬詔使按理之
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詔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
臣愚惟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章帝嘉其對悉
以訢減財賜慶

魏陳思王植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
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知三季
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
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
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
也文德昭則可以輔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

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
之爲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
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謀神通豈復假近習之
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
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也若
夫齷齪近步遵嘗守故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
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
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
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
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

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
康哉之歌偃武修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
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
殪歿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鼪鼯謹譁於林木
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
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
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
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
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
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

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
能之明效也若朝士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
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
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
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知者不知
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
患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於武皇帝伏
見行師用兵之要必取吳孫而闇與之合竊揆之
於心嘗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
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摠舒蘊積死不恨矣

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
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誠竦息不遑寧
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
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効命先軀畢命輪轂雖無太
益異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
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
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
佐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
貴族籓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
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

籓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
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於越之
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心者
當權者是矣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
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
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
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
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
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因臣與陛下踐冰履炭

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
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減之書府不便減棄
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乞出之朝
堂使夫博古之人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
足矣帝輒優文荅報

植子濟北王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初為中
撫軍迎嘗道鄉公於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
至旦甚器之

都亭侯仁初為議郎督騎從太祖圍壺關太祖令日
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
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
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
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
降

晉新野王歆為荊州都督將之鎮與齊王冏同乘謁
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臣欽若等曰同建大勳今宜
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
敗歆懼自結於成都

秦王東武帝子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
東料較之東一省便摘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

寵愛後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楊駿伏誅甄痛舅氏
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籓而汝南王
亮留輔政及亮與楚王偉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
譙王承元帝時爲散騎嘗侍領左軍將軍王敦有無
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
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如之何承曰陛
下早裁之難將作矣帝以承爲湘州刺史時王敦據
上流承赴任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
觀其意謂承曰太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
公未見知耳鋌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

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
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鐘

宋長沙王義欣鍾壽陽時淮西河北長吏悉叙勞人
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疎頃
年以來荐饑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爲甚緩收之宜必
俟良吏勞人武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
南殷實猶或簡能况賓荒垂而可輯柔頓闕願勅選
部必使任得其人庶不勞而治

廬陵王義貞鍾東城高祖始踐祚義貞色意不悅讀
博士蔡茂之問其故義貞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

江夏王義恭孝武世以西陽王子尚有盛寵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嘗慮爲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廣植周親以弇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尚乖顯授之恩下忘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尺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實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四蘇富貴驕奢自然而至聚毛折軸遂及危禍漢之諸王普置傅相猶不能禁逆七國連謀實繇強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災尾大不掉終古同疾

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乘臣年邁意塞無所知解秦皇族者長慚慨內深思管見禪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適當於華州優地時可燧出旣已有州不須置相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有扞城大將若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崇文好武充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語遊從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之累不煩自隨百僚條詣宜遵晉

令悉須宣必齊到備列賓王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於近諸王噐甲於私爲用蓋寡白金銀裝刀劍具衣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奸

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聰識過人一聞必嘗記所暫過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

南齊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太子帶南兗州鎮軍府長史在鎮憂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尅勝

物情疑惑必生人受禍今于此立計萬不可失會蒼梧王殞太祖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早可入及爲荊州刺史禪讓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太祖卽位敕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國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後出鎮東府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內應也嶷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簡皆已亡去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城北門嘗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棕答曰蜀王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捷且在德不在門卽令

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謚

梁鄱陽忠烈侯王恢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客曰中山

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

臣欽若等曰中山王勝趙王彭祖皆漢景帝子也

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籓屏而已

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

近於侵官今之侯王不守籓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

其優乎坐者咸服

長沙嗣王業幼而明敏識度過人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為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

守時侯景亂為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

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

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

千餘頭城內賴以享士及為吳郡太守張彪起義於

會稽吳人陸令公賴州庾孟卿等勸太臨走投彪大

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

往也

後魏陳留王崇性沉厚初衛王義坐事賜死後道武

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恒山王素等三

十餘人或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

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

於是亦安

樂平王丕明元子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脩農植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以舉而滅帝納之乃止

元城侯屈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喜奏事每合上旨

永昌王健所在征伐皆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畧過之

恒山王素爲內都大官文武卽位務從寬征罷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

高陽王雍初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

東陽王丕獻文時爲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勅丕制決率皆合允及爲太尉錄尚書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高氣勁博記國事享宴之際嘗居坐端必抗嘗大言叙列旣往成敗帝后敬納焉

咸陽王禧爲冀州刺史後朝京師孝文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舉脩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舍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臣請宜述先志備行朝式孝文然之

任城王澄爲徐州刺史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介於強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垂古式人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

論道未可與權孝文曰任城嘗欲爲魏之子產澄曰子產道合當時聲流竹素家宜文德以懷天下江外之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理治愚謂子產之法猶可變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孝文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及爲尚書孝文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介詔太嘗卿王謀親令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孝文曰此是湯武革命順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民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

下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日卜征乃下伐叛不得云
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爲吉也孝文厲聲曰此
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興既久可
方回虎變孝文勃然作色曰社稷在我任城而欲沮
察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
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孝文既銳意必行澄此對久
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得何傷車駕還宮乃召澄未
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
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
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

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
非可文治其欲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嶠函故宅河雒
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曰伊雒
中區均天所據陛下輝制華夏諧平荒服蒼生聞之
此應當大慶孝文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能不驚擾
也澄曰此既非嘗之事當非嘗人所知唯須决之聖
懷此輩亦何能爲也孝文曰任城便我之子房加撫
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雒陽
定遷都之策孝文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
城馳驛向北間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令真所

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
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悅服澄遂南馳還報會車
駕於滑臺孝文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就也時
南齊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將車駕
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孝文乃
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
南李冲等議之孝文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
將鳴鑿江沔爲聲勢今後表稱更無復信於行留之
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孝文曰衆人
紛紛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留行之勢使言

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
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
於是孝文曰二賢試言留計也冲對曰臣以徙御草
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示動發孝文曰
襄陽疑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
誠有實卽當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畧平
江北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
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及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
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畧也澄
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

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携始就雜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闕擔石之糧而使怨苦卽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惡此民疾且三軍已綏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汚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必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繇虞之至詠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旣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如斯之語也

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國士之或有傾側當繇公輩侍臣李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惟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孝文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在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小忠要是竭盡微疑不知大忠者竟何據孝文曰任城脫居台輔之任欲令大忠在已也澄曰臣誠才非台弼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孝文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食脫粟飯卧

布被云其詐也於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嘆曰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孝文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宣武時總督楊江二州伐梁獲其冠軍將軍張惠炤後梁武有移求換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家等奏宜遂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孝明時澄以北邊鎮將選舉既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

彭城王勰孝文時爲中書令孝文與侍臣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藏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孝文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孝文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從孝文征河北爲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詔曰明使交敵可勅將士肅參軍儀勰於是親勸大眾須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勰言於孝文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戲之曰鳥

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畧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成說至明便大破齊將崔惠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亭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宣武時爲太師議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每旦集參論執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孝文兼聰達博見凡所裁決時彥歸仰

清河王懌宣武初爲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

廣陽王嘉之子深孝明時以沃野鎮人破六韓陵拔

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乃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六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濟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以禍亂當繇此作旣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維周反於幽州

恒山王素孫暉宣武初爲黃門侍郎初孝文遷維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

武頰或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於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先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劾之

北齊趙郡王琛子戲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

後周齊王憲字毘賀拔太祖嘗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駿者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收圍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

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駿報曰此我兒馬也因令左右取以賜之

汝南公慶字神慶沉浮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頰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

隋河間王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畧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有器度或奏高頰朋黨者高祖詰雄於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闔朝夕左右若有朋

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頗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

唐河間王孝恭性寬恕退謙無驕矜自伐之色嘗悵然謂所親曰吾所居宅微有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初爲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撫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爲害寔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以來皆爲寇境若聞此事

豈有來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繇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款又輔公祜據江東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爲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荊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祜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盆中之血乃公祜授首之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後公祜窮蹙棄揚州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祜及其僞僕射西門君儀等數十人致

於麾下江南悉平

江夏王道宗爲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曰君集知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爲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耻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嘗有不平之語太宗曰豈可臆度浪生猜貳其功勳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突厥之入寇也州人李嘉運與賊相連謀爲內應高祖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高宗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後因入朝屢上疏陳時得失多所裨益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
潁王璩天寶末祿山之亂璩爲劔南節度大使初奉命之藩卒遽不皇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請建大啓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驅道路是以威衆璩笑曰但爲真王何用假旌節

嗣曹王臯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
晉秦王萬友子暉生而龐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
繇徑臨事多智故高祖於宗屬之中獨優禮厚遇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友愛

辨惠

畏慎

悔過

友愛

夫因心則友詩所美也教人以悌禮之經也若乃鍾
天倫之愛厚同氣之親人無間言家敦輯睦故曰友
於兄弟施於有政矧夫肺腑之親本枝之重而能協

比式好敦叙著稱以貴介之英修布衣之行長惠幼順發於天性字孤撫弱篤於人倫棠棣繇是騰芳葛藟無所與刺也

漢陽城侯德為宗正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振舉救也

與賑同

楚王紆尤慈篤早失母同廬弟原卿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嘗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

春陵侯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敞以有行義拜為廬江都尉

後漢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

北海王睦靖王興子既嗣王爵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賜之

濟南王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西封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尤昱子

嵩皆為列侯

東海王臻性敦厚有恩嘗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

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詔曰東海王臻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今加臻封五千戶

魏陳王植黃初四年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師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彰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闕之恩而監國使者不聽

晉臨川獻王郁孝武世其兄會稽王世子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涕泣簡文帝深嗚異之

宋晉熙王景文帝之子孝武孝建三年景兒竟陵王誕反伏誅前廢帝卽位景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實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有丘墓並難結兩臣義聞二主法雖事斷禮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戈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列辟而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族寔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逾邁愆流蒙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維新太德方臨哀矜未及夫樂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於夷戮况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

若前準降申丹志乞薄改楸拊微表窳空則朽骨知
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北表如此
省之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并置守衛
南齊豫章王嶷以弟長沙王晃畜私仗武帝將紮以
法嶷于御前稽首流涕曰是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
光朝念白象白象是小字帝亦垂泣又武陵王曄亦
嶷弟也曄數以言語忤武帝武帝幸嶷東田宴諸士
獨不召曄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乃呼之
曄善射命發屢中願謂四座曰手何如帝神色甚恠
嶷曰阿五 曄高帝弟五子也 嘗曰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

意乃釋

竟陵王子良初送文惠太子葬夾石先是豫章王葵
金牛山子良臨望祖塋山悲嘆曰北瞻吾叔前望吾
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
曲江公遙欣子幾字德玄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
九人並皆釋小機恩愛篤睦聞於朝野
梁始興王憺為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康王秀偏孤
憺尤篤愛自天監中嘗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
愛之亦不辭多也昆弟之睦當世歸之憺天監十四
年為都督荆湘雍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石將

軍荊州刺史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憺聞哀自投于地
席藁哭泣不飲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
取足焉天下稱其悌

後魏中山王英子熙少有文才而輕躁英深慮非保
家主欲廢之而立弟四子畧為世子宗議不聽畧又
固請乃止

臨淮王昌弟為冀州刺史後為葛榮所陷為榮所執
而兄祐為防城都督兄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
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乃捨之又大集
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州

人張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說法請活使君榮
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

北齊安德王延宗兄蘭陵王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
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王琬
死延宗哭之淚亦甚河間王孝琬兄河南王之死諸
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

後周安化公深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
之義均同氣世以此稱焉

隋觀德王雄周時為邦國公高祖受禪封廣平王以
邦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

韓王元嘉與其弟靈夔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

信安郡王禕少有志尚撫繼母所生弟祗等以友愛稱

褒信郡王瑒許王素節子為宗正卿友弟聰敏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闈者多瑒之所舉

辯惠

傳曰生而知之詩云克岐克嶷皆幼惠早成之謂也乃有席天宗之貴出帝者之胄流光憑厚蘊靈毓德

肇自童中迥彰聽悟強記默識經目而不忘知幾會理發言而可述藻翰遺發知畧超邁挺老成之美有先見之明孝心夙著政術懸解嗜好絕俗才辯超世用能馳徽名于宗屏聳偉望於王室隆肺腑之懿增本支之睦者也

周王孫滿魯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城之北門胄兜蓋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

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東兵超乘示勇輕而寡謀無禮則脫又不能謀

能無敗乎後秦師果為晉敗于殽

漢陽城侯德楚元王交之後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其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

鄧哀王冲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吳冑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較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晉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宣帝子幼聰慧年十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齊王立駿年八歲為散騎嘗侍侍講焉

武陵王澹宣帝孫有罪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為父求還無為俱徙陳訴歷年然後得還

武陵王遵年十二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過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温踈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桓乎繇是少稱聰惠

齊獻王攸字大獻文帝子少而岐嶷臨川獻王郁字深仁簡文帝子幼而敏惠其兄道生

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
之涕泣深器重之

年十七而薨

宋南譙王義宣子恢字景度既嫡長少而辯惠義官
甚愛重之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

南齊臨川王映少而警悟美言笑喜容止

江夏王鋒十歲便能屬文

宜都王鑑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畧先言徃行左右
誤排柵瘤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
顧視

巴陵王昭胃初爲竟陵世子舅袁彖監吳興郡事坐

逆用祿錢免官付東治昭胃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
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胃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
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
之旣而帝遊孫陵望東治曰治中有一好貴囚數日
與朝臣幸治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罪肉勅見彖
與語明日釋之

曲江公遙欣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
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曰樂事多端何急彈此鳥自
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意左右感
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

竟陵王子良幼聰敏武帝為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
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少在庭前不悅帝謂
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孺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
即召后還縣

南康縣侯子恪豫章王嶷第二子年十二和從兄司
徒竟陵王高松賦衛將軍王儉見而奇之

子恪弟寧都侯子顯幼聰惠嶷異之愛過諸子

梁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子幼聰穎年七歲能
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所遺

吳平侯景字子紹高祖從父弟八歲居喪以毀聞既

長好學才辯能斷

定襄侯祗美風儀幼有令譽

南康簡王續高祖子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王者
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續見而輒詰
之便即時首服眾咸歎其聰警

續子會理字長才少聰惠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
高祖所愛

尋陽王大心簡文子年十三出為郢州刺史雖不親
州務發言每合于理眾皆驚服

建平王大球簡文子性明惠風成初侯景圍京城高

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嘗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
悉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
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受諸
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

西陽王大均簡文子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
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
陳衡陽獻王昌高祖子爲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雅
性聰辨明習政事高祖遣陳郡謝誓濟陽蔡景歷輔
昌爲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一覽便誦明
於義理剖析如流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宣帝子初爲平東將軍吳郡大
守置佐吏時伯恭年十餘歲留心政事官曹治理
南平王嶷字承嶽後主第二子方正有器局年數歲
風采舉動有若成人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書
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旬有五目皆通利豐
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
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
爾
彭城王勰字孝和獻文帝子少而岐嶷姿性不羣

江陽王繼子爽字景詰少而機警尤為父寵愛
清河王懌字宣文幼而敏惠孝文愛之

元文暹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敏惠夙成濟陰王暉業
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
集初入雜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邵試命文暹誦之
幾遍可得文暹一覽便誦時年十歲濟陰王曰我家
千里馬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未有

北齊永安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八歲時問於博
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
神浚曰當云祭神神在何如字景裕不能答

彭城王浚字子深神武第五子元象二年拜通直散
騎嘗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浚書見浚筆迹未
工戲浚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嘗侍開國今日石宜
更用心浚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
人惟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
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

清河王岳子勵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為
高祖所愛年七歲襲爵
後周齊殤王憲字思賀拔太祖第五子性通敏有度
量雖在童齒而神彩嶷然世宗初除益州總管益寧

巴瀘等一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遍問高祖已下誰欲安此任並未及對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其受面欺太祖悅之以憲年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時年十六

憲子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年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戶

東平公神舉太祖族子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

宇文深字奴子太祖族子性鯁直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併折草作旗旌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爲名將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尚書

隋趙王果煬帝子年七歲聰令帝有所製詞賦果多能誦之

唐衛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幼而聰敏言詞辯惠有異嘗見

許王素節高宗子六歲封雍王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授學於學士徐齊暉精勤不倦帝甚愛之永王璘玄宗子少聰敏好學

壽王瑁玄宗子開元十五年封永王已下幼小不於殿前引謝瑁纔八歲請從諸兄行玄宗異而許之殿庭拜伏誦舞浮合禮法

晉高祖幼子重睿少帝嗣位初拜開封尹以年幼未出閣命左散騎嘗侍邊蔚知府事時少帝戲謂重睿曰已降銜命使臣有何例物待之重睿曰例物出於內庫臣何憂焉少帝許之

畏慎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耳目之未能思言動之必中是故夕惕若厲君子所以無咎日嚴祗肅大夫所以有家若乃懸輝本支席寵天族表穎寤於異稟挺淑哲於令器爵祿之重冠絕於等倫車服之崇輝映於表著復有權參機要職分內外紀律斯在休戚攸繫而能處貴思降居安慮危裁損儀衛之容罔專賞罰之柄凡所興事必遵旨意至

有罷去娛玩謝絕還往特避盛勢靡求虛稱語默兢慄出處端莊協克已之方得率性之理茲所謂淑人君子歟

後漢清河孝王慶章帝子母曰宋貴人慶初立為皇太子後被譖廢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于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慶小心孝恭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嘗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北海敬王睦性謙恭好士千里結交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繇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書嘗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人敬賢樂士臣雖縷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幼孤特進趣之行也

一云是吾幼時
狂恣之行也

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

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

魏中山恭王袞少好學每兄弟游娛袞獨覃思經史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

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嘗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

晉安平獻王孚武帝時爲太宰父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衮冕公族之寵未始有也享年九十然而夙夜謙恭常有履冰之懼元會詔孚輿車上殿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嘗有憂心宋臨川王義慶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

南齊豫章王嶷武帝時爲侍中先是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馬帚帽見人主自此以來此事一斷帝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啓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儀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俠鞍二白奩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啓伏度聖心脫未垂曲或有言其事實仰希卽賜垂勅又啓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圍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若未審此當云何方有行

來不可失表帝笑曰儀刀拔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
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
自不使諸王無仗况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
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
在鎮自還異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
隨時而改亦復有所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簡
諸人量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啓曰臣拙
知自處關於疑訪嘗見素性扶詔或著布襦不意爲
異臣在西廟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郭扇
仍此下部脫不爲疑小兒奴子並有青布袴衫臣齋

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曲荷
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
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臣須所引不過
一百嘗謂京師諸王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不
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
備宣下情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
約雖宋之遺制恩處有在猶浮非服之慙威衛之請
仰希曲炤帝答曰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鄣扇吾
識及以來未見故有勅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
所聞豈容不勅汝知令物致議耶吾已有勅汝一人

不省依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郎令答
 不煩有此啓須閑言自更一二又啓曰違遠侍宴將
 踰一紀憂若間之始下開顏近頻侍坐不勝悲喜沾
 飲過量實欲仰示恩洽令自得知見以杜遊塵陛下
 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強生間節聲其後薄
 伏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徃秋
 之謗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知伏願已昭此心前
 侍幸諱宅梁之帝也臣依嘗乘車至仗監司不能示臣可
 否便互競啓聞云臣通突黃屋旋如欲相巾推此用
 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即賜垂勅不爾臣終不知闡

貽此累比日禁斷整審此自嘗理外聲乃云起臣在
 華林輒捉御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為復
 上啓知其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啓
 無生間者比間侍無次畧附茹亮口宣臣繇華素已
 具上簡每欲存哀知慮不存或有乖當且臣五十之
 年為翫幾時為此亦復不復以理內自剝北第舊邸
 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小製置已自抑簡徃歲收
 合得少雜材並蒙賜故振啓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
 成就皆補接為辦無乖格製要是檉柏之華一二處
 任時雜淨東府又有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任

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柏屋製甚古
拙內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
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
可以垂許送東府齋理不臣公家住止率爾可安臣
今之啓實無意識亦言者太子不知臣有此屋正以
東宮無而臣有自處之體不宜爾耳所啓蒙允臣便
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不矧體臣心便當永
廢不脩臣自謂今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徃
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與貨屢降嚴旨少拙
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書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

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
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迴無事
畜聚唯遂手爲樂耳帝荅曰如亮今啓汝所懷及見
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
諸並勅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宜有勅事吾亦
必道頃見汝自更悉委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強厝
此意自澤亦當不解何道耶

江夏王鋒明帝輔政時藩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
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著名
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十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

嘆曰江祐遂復為混沌畫眉欲益弊耳寡人聲酒是
耽狗馬是好豈復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嘗
忽忽不樂著脩柏賦以見志

河東王鉉建武初為散騎嘗侍鎮軍將軍置兵佐建
武之世高武子孫憂危鉉朝見嘗鞠躬俯僂不敢平
行直視

梁南平王偉子靜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
拒而不納時論服焉

南郡王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征朱方高祖問曰
汝等習騎否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勅各給馬

試之

後梁宜都郡王 大園簡文帝子侯景之亂歸江陵時
元帝多忌大園恐讒慙生焉乃屏絕人寧門客左右
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之間上殘而已嘗以讀

詩禮書易為事

後魏廣平文貞王正景穆帝孫為洛州刺史嘗忤茹
皓懼為所害廉慎自脩甚有聲績

北齊蘭陵王長恭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
朝寄何得如此貧賤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繇芒山
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

廷若忌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
前滕請以安身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聲
大重宜屬疾在家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反江
淮寇擾恐復為將嘆曰我年面腫今何不廢自是有
疾不瘳

後周代異王達為荊州刺史所管豐州刺史蔡澤贖
貨被訟賊狀分明達以其世著勲庸不可加戮若曲
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察密表奏
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

隋蔡王智積父景王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

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嘗
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
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若其多也
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
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
其意思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
第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場帝卽位滕王
集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愈
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淨自居

悔過

蓋崇高莫大於富貴而晏安斯為之醜毒若夫貴而思降富而無驕乃良士之吉德也其或憑藉威寵熏灼勢望未嘗知其憂懼寧復畏於盛滿溺於因習狃乎耳目自非大雅明哲上智不君者又孰能無過哉乃有克已引咎悼心追悔折節改行銜媿沒齒春秋傳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所謂不遠而復斯可尚也矣

漢梁孝王文帝子也時鄒陽為上客羊勝公孫詭欲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

以為不可得謂立議天下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帝疑

梁殺之使者寇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

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先生

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浮辭

謝之初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

死而負紼廼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

為上客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又一說兵車止謂戰

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戰守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

事出之辭語所連寄於帝最親寄母王夫人即王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
寄於兄弟之中又更親也此下有桓山王云天下為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疾而死
不敢置後

東平王宇事太后內不相得元帝遣使奉璽書勅諭之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後又殺姬胸臚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元父二縣後三年天子乃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今聞王改行自新尊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後漢梁節王暢少貴驕頗不遵法度又聽從官下忌乳母王禮等誚媚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不道考訊不服有司請徵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樊惑臣暢無所昭見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去身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

曲平曲法申 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恩平處共罪

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為惡故言收

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

惡元 下也 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復敢出入繩墨不敢復有所

橫貸租人有餘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

除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

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

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

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汗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

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

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今天下知臣蒙

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

書嘗置於前晝夜讀誦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

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

顏以父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二心臣欲

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

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

邪至今有司紛紜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

惻然傷之志匪繇子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已復禮天

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

四益小有言終吉彊食自愛暢固讓數上卒不許
魏陳思王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嘗乘車
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植內不自安及曹
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征行虜將軍
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文帝卽位植
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
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
安鄉侯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四年徙
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寡歸藩刻骨
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

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
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爲古賢女改之勸忍活
句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思隆
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
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
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
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繼朝心離志絕
自分黃耇無復執圭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
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懼瞻望
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文帝嘉其辭義優詔荅勉

中山恭王衮明帝青龍中來朝犯京師禁爲有司所
奏削縣衮畏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
削縣

樂陵王茂性傲狠無寵於太祖文帝太和元年徙封
聊城公少不聞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
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爲侯者是以獨不王
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
今封茂爲聊城王

晉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
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
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雖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
故得博覽羣情籍終其輟集之務

宋彭城王康義輔政十餘年素無學術闕于大體長
史劉斌等以朋黨伏誅義康出鎮豫章帝遣沙門釋
惠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惠琳曰恨公不讀
數百卷書後以范曄謀反事免爲庶人徙安城因讀
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嘆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
爲宜

南齊豫章王嶷後房千餘人潁川荀丕獻書於嶷極
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爲書荅之爲之減遣

梁蕭昱字子真高祖從父弟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
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為嘗於宅內沽
酒好騎射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帝以其輕脫無
威望抑而不試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
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普通五年坐於宅
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
虞有勅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
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以為晉陽太守

南平王恪位雍州刺史年少未聞庶務委之羣下百
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

遠王臺鄉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聞
歌曰江千萬蔡五百正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接
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以盧陵王代為刺史恪還
奉見武帝以人間語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
問所歷以善政稱

後魏秦明王翰孫纂太武踐祚為定州刺史封中山
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太武殺其親嬖人後悔過
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守清約簡慎更稱廉平

滎陰王鬱孫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
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

北齊永安簡平王浚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
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
為務

安德王延宗為定州刺史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
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浮自改悔

唐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初為遂州都督坐事免
及遷澧州折節自脩甚著聲績

後唐太祖母弟嗣昭沈毅不羣初嗜酒樂太祖微申
戒約自是終身不飲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察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宗室部 十四

褒寵

古之有天下者莫不封建宗子夾輔王室親之以服
膺之禮厚之以寶玉之賜既以旌賢而彰德亦以脩
睦而申恩成周以來或加之殊禮推以蕃錫異其車
服之數厚以宴私之意寵遇官屬增給騎從徙國益

册府元龜 宗室部

卷之三十一

賦懋賞延世圖像以昭其美下詔以揚其善乃至者
年尊屬優以几杖之賜送終即遠殊其寵宥之制極
禮命之優渥聳籓維之風望皆所以疆幹固本興仁
宣化法敦族於唐典遵立愛於商訓者也

周公旦武王弟歸政成王欲老成王留之為太師履

赤舄

赤舄人君之盛履也

周公既卒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

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又分魯公以大

輅大旂

魯公伯禽大輅金輅錫同姓之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

璜封父之繁弱

封父古諸侯也

繁弱大弓名

以昭周公之明德

衛康叔封武王弟也成王賜衛寶祭器以彰有德分

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苳旃旂

少帛雜帛也績苳大赤取苳草名也通帛為旂

為旂大呂鐘

唐叔虞武王子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審須之鼓

審須國名

闕鞏

甲名沽洗

鐘名魯公康叔唐叔三叔者有令德故昭

之以分物

漢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六年立為楚王文帝尊

寵元王子生爵此皇子

元王生子封爵皆此皇子所以為尊寵也

齊北王勃淮南厲王長子初封廬江王七國反吳使

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

已破衡山王朝帝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

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

梁孝王武文帝子竇太后少子太后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

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吳楚反時非年十五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以軍功賜天子旌旗

淮南王安菑川王志元朔二年冬皆賜几杖毋朝廣陵王胥武帝子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一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卽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

又立營小子弘爲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

陽城侯德楚元王曾孫少時數言事召見其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封官宿衛者二十餘人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其八曰宗正陽城侯劉德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淮陽王欽宣帝子成帝卽位以淮陽王屬爲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

楚孝王囂宣帝子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命離於惡疾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言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從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二百封其子勲爲廣戚侯河間王良獻王後也脩獻王之行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爲宗室儀

表益封萬戶

後漢城陽王祉光武族兄建武二年封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十一年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安成侯賜光武族兄以列侯奉朝請帝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宴私時幸其第恩賞特異賜輶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爲營家起祠堂置吏卒如舂陵孝侯成武侯順與光武同里閭少相厚武成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建武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

臨弔

杼秋侯劉般宣帝玄孫建武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緡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雒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永平元年徙封居巢侯就國數年楊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宣蒙旌顯明帝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兼屯騎較行時五較官顯職閒而府寺寬敞與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國般嘗府長水胡

騎從帝卽位以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惡宗正般妻卒後加賜贈及賜家塋地於顯節陵下

東海恭王彊光武長子建武十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黃苑頭宮殿設鐘簾之懸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浮嘉嘆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永平元年疆病顯宗遣中嘗侍鈎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請魯及薨臨命

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藩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
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
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疆感動發中數遣
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驛不絕臣伏惟厚恩不
知所言臣內省視氣力羸弱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
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啣恨黃泉身既天命孤弱
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
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
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二女小國侯此宿昔嘗計今
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食臣

疆困劣言不能書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
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太司空
持節護喪事太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
喪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
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北海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
夫人小侯皆會葬帝追惟疆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
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嘗侍杜岑及東海傳相曰王恭
謙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
瓦噐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
起陵廟

東平王蒼光武子好經書雅有智思明帝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餘位在

三公上

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

蒼上疏乞上驃騎將軍

印綬退就籓國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永平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大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疋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疋及珍寶服御噐物蒼為人美須頰腰帶八圍明帝手詔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言為善最

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

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

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疋章帝即位尊重恩

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焉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

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

帝昭注國語曰有將子而無兒曰矇聞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

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

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至又冬春

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

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冲冲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特賜王錢五百萬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
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
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

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黑出了零國及太

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
行邸第豫設帳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

伯父歸寧乃國

儀禮曰覲禮諸侯至於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亦皮弁迎於樞門

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與
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寬釋幣於禰乘龍車載龍旂弧
韜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負斧扆曰伯父實來余一
人嘉之又奉束帛四馬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
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

侯氏再拜稽首而歸也詩云叔父建爾元子

詩魯頌之文也

叔父謂周公也建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

元子謂封伯禽也

見前漢王莽傳

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

四王讚皆勿名

讚謂讚者不唱其名

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

答之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

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秘書列

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

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

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

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太臚

奏王事國小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

黃門受詔者

宗室部

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馳遣名醫
小黄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
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遣太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
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王王悉
會諸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疋及葬策曰
惟建初八年三月巳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
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藩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
傳聞在下昊天不弔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
靡所有終今詔有司加鑾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
人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魂而有靈保茲寵榮

嗚呼哀哉元和三年行東巡狩幸東平宮帝追感念
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
下沾襟遂幸蒼陵爲陳虎賁鑾輅龍旂以章顯之祠
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于陵前
中山王焉光武子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顯宗
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藩詔焉與俱就
國從以虎賁官騎焉疏辭讓明帝報曰凡諸侯出境
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
人稱媿稱媿謂齊整也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
發中必決皆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藩職也王

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永平二年焉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太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十萬布三萬疋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疋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王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脩冢塋開神道平夷吏人家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恒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役及送致者數千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

瑯邪孝王京光武之子性恭孝好強學顯宗尤愛

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此

楚王英光武子少時好遊俠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自統三千疋詣國相曰託在箴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惻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

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

因以班示諸國中傳

下博侯張齊武王續孫以善議論永平十六年與奉

車都尉竇固等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
譖訴建初中卒章帝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
其祀

下鄧王衍明帝子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章帝卽
位嘗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
各有差

清河王慶章帝子建初四年立爲皇太子十年廢爲
清河王母宋貴人自殺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
不敢及帝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
親愛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卽位是爲和帝待

慶尤渥諸王莫得爲此嘗共議私事永元四年移幸
于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止宿中傳衛
訢私爲贓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
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
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贓財賜慶殤帝卽
位諸王就國鄧太后時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
物取乘輿上御以外家宋衍等並爲清河中大夫鄧
太后以殤帝襁抱留慶長子祐居清河邸後立是爲
安帝慶薨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使車騎將軍
鄧騭護喪事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嗣護

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漢恭王太后使掖庭丞送安帝所生母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

濟北惠王壽章帝子立三十一年薨永初以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贖錢爲千萬布萬疋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疋時惟壽最尊親特贖錢三千萬布二萬疋

東海王臻恭王彊曾孫性敦厚有恩嘗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太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藩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

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土寢苦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知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臻弟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

彭城王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瘠殊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牛酒迎王還宮

魏任城王彰武帝子黃初初就國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籓屏太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前

萬戶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至葬賜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

陳思王植武帝之子初封雍丘王黃初六年文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

彭城王據武帝子初封襄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據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中山恭王衮武帝子黃初三年封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衮上章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既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

以終令聞衮有令德青龍三年秋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病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及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賻贈甚厚

安陽鄉侯休太祖族子少值喪亂渡江至吳太祖舉義兵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大帝同止見待如子嘗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及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帝乃下輿執手而別

陳侯仁太祖從弟也為征南將軍以從事鄢陵侯彰

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爲詩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卽王位拜仁車騎將軍督都荆陽益州諸軍事增邑二千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愷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

邵陵侯真太祖族子也明帝時爲大將軍蜀諸葛亮圍北山真督諸軍事亮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雒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病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帝追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三桓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成勞謙其德者

也其封真五子爲列侯

武安侯爽邵陵侯真子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累遷城門較尉加散騎嘗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齊王卽位賜劔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晉安平王孚宣帝次弟武帝受禪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遊惠下之費而用不豐奉絹二千疋元會詔安平王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旣坐帝親

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上之又給以雲
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嘗有憂色孚薨
武帝於太極東宮舉哀三日詔曰王勲德超世尊寵
無二期願在位朕之所依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
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疋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
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帝每臨喪盡
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
介士虎賁百人吉音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
太廟

平原王幹宣帝子武帝踐祚給鼓吹駟馬二匹加侍
中之服太康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
帝卽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瑯邪武王佃宣帝子太康四年薨疾篤賜牀帳衣服
錢帛杭梁等物遣侍中焉

扶風武王駿宣帝子咸寧中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
給羽葆鼓吹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
汝南王亮宣帝子武帝踐祚封扶風王三年徙封汝
南王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
給追鋒車阜輪續車錢五十萬徵爲侍中武帝寢疾

出為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
 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楊駿誅亮為太宰錄尚書事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為楚
 王瑋矯詔所殺瑋死追復爵位給東園溫明秘器朝
 服一襲錢三百萬布萬疋絹三百疋喪禮如安平王
 故事廟設軒懸之樂

義陽王望安平王子泰始三年詔進位大尉中領軍
 如故上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
 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符葆鼓吹

高陽元王珪安平王子泰和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

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
 世而帝甚悼惜之

彭城穆王權宣帝弟東武城侯植子武帝受禪為北
 中郎內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袞冕之
 服

太原王瓌安平王孫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
 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
 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
 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
 其追贈前將軍

齊獻王攸文帝子景帝無後命攸爲嗣武帝踐祚封齊王太康三年詔曰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勲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軍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明年詔攸曰惟我有晉受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是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嘗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亮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

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薨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廣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

河間王顥太原王瓌子初襲父爵咸寧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嘆顥可

以爲諸國儀表
西陽郡王羨汝南王亮子永嘉南渡元帝承制拜撫軍大將軍及元帝踐祚進位侍中太保以羨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大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太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卽位以羨宗室元老特爲之拜明帝寢疾羨與王導

令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美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拜迎

汝南王祐汝南王亮孫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祚反國及帝還雒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節牙門

秦王東武帝子於諸子中尤是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於天下所屬元康元年薨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廣設軒懸之樂

武陵王晞元帝子穆帝即位累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讓

瑯邪王煥元帝子鄭夫人所生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疾篤帝為之徹膳及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函門拍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

會稽王昱元帝子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劔六十八人昱固讓

會稽王道簡文子大元初進驃騎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領司徒謝安薨詔領楊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固讓不受公

卿又奏進位丞相楊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不受
安帝卽位有司奏進位太傅假黃鉞備殊禮又不受
後並世子元顯俱爲桓玄所害及玄敗大將軍武陵
王遵承制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
賢之重地元與二騎驃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畧
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靖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
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摧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
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
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
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

神樞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
遣通直嘗侍司馬詢之迎道子柩於安成時寇賊未
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於王妃陵追謚會稽文
孝王道子世子元顯曰忠

武陵忠敬王遵威王子桓玄篡位安帝蒙塵於尋陽
義旗興密詔遵總攝萬機及安平反正更拜太保加
班劍二十人義熙四年薨詔賜東園溫明秘噐朝服
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疋策贈太傅葬加殊禮
琅邪王德文安帝母弟元興初桓玄執政進位太宰
加衮冕之服綠緌綬桓玄平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

禮義熙五年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加羽
葆鼓吹詔曰大司馬明德懋親太尉道勳光大並徽
序藝倫燮和二氣髦俊引領思佐鼎鼐而雅尚冲挹
西門弗圖誠合大雅謙虛之真實違急賢贊世之務
昔蒲輪載徵異人並出東平開府奇士嚮臻濟濟之
盛朕有欽焉可勅二府依舊辟召必將明敷俊乂嗣
軌前賢矣於是始辟召掾屬時太尉裕都督中外諸
軍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二雖府受節度可
身無致敬

册府元龜

